



第五十期 · 2012年11月 逢單月發行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：如何研讀佛經

青楓：有朋友問：佛經這麼多，究竟如何讀起？從哪幾本入手好呢？

修智：研讀經文目的是甚麼呢？

青楓：為止惡、行善、淨意、出苦海吧！

修智：是的，所有佛經都是教人止惡行善，脫離苦海。你告訴我，你自己比較多看的是哪幾本？

青楓：我最常接觸的，是「心經」、「金剛經」，還有六祖惠能大師的「壇經」，都可以說是經常研讀。

修智：這就是了！我為甚麼這樣問你呢？這正是回答你剛才所提的：佛經究竟如何讀？我們

打開大藏經，全部經都在這裡，對一般人來說，真有不知從何讀起之感，要理出一個頭緒來，我以為便先從與自己性情接近那方面入手則可，譬如你剛才所提到的「心經」、「金剛經」、「壇經」，都是在同一個體系的，都是在講「空」，講如何破執的，在同一個體系裡去尋找道理，去比較，去分析，這會較容易把問題弄清楚。

青楓：大和尚說的「在同一個體系裡」，這很重要。有人說，看佛經往往會遇上矛盾，譬如「金剛經」講的是「空」，但「阿彌陀經」則講往生極樂世界，這「空」與「有」不就

內斂之美——金蒲桃

有些植物，可能我們平時較少接觸，不知是甚麼來的。插上一個名牌之後，一看，「嘩，原來是久聞大名之物！」

妙法寺裡好些植物便是這樣，今天，我們介紹的金蒲桃就是這樣。

前些日子——初秋，當金蒲桃盛放的時候，一叢叢的金黃色花球生長在樹枝頂上，讓深綠色大葉盛托，陽光下，金光閃閃，它不像紅花那麼鮮艷奪目，但別有一番內斂的含蓄之美。

金蒲桃的原產地是澳洲，它喜歡濕潤氣候，喜歡陽光充足、水份充足，所以也能夠在香港落地生根。



是有矛盾嗎？如果在同一體系便不同。

修智：在佛教宗派裡，主張諸法為有的宗派，稱為“有宗”，有宗所說，乃偏於現實形相之有；主張一切皆空的宗派，稱為“空宗”，空宗計一切諸法，但有假名而無實體，皆可破壞而非實有。「阿彌陀經」、「無量壽經」等，是淨土系，我強調的「同一體系」，就是為了正確理解這所謂矛盾。其實這也不存在矛盾，祇是不同的問題罷了。也許我用病理來作譬喻會較易理解。譬如在中醫學裏，人的體質有分為「寒底」與「熱底」，你用藥的時候，是不是要先分別清楚？倘「寒底」的人而令他寒上加寒的話，則如何能把病治好？佛經就等於藥，藥要對症而用，每人體質不同，也得有不同的處方。

青楓：大和尚的意思是說，佛經就好像藥書，藥書本身並沒有錯，藥書之間也沒有甚麼矛盾的，祇是看你下的藥是否對症。

修智：是，就是這樣！各人根器不同，理解能力各有不同，煩惱根源亦各有不同。對於研讀佛經，也就等於說有更有效的對症下藥。一切煩惱的形成，皆因無明，我們讀經明理，有了清晰明白的理解，自可避免煩惱的出現。

青楓：是的，讀書明理，讀經也是明理。請教一個問題：不同的體系，能不能融和一起呢？

修智：倘若身體健康，則毋須以藥醫治，唯須警惕清潔衛生，以防範於未然。倘無無明煩惱，已出離生死苦海，則無須法藥醫治。所以，如何保健就是我們必需依循的守則。

青楓：每個體系可以自我完善，在消化之後，從自己的識見中去觀照另一個體系的內容，是不是這樣呢？

修智：可以是這樣，所以，我們的體質若是「寒底」，便得同時也認清「熱底」是怎麼回事，可以在互相參照之下有效地對症或防範。我認為，讀佛經的態度就是這樣。

佛經裡的標點符號

青楓：我們有時會比較一下不同版本的佛經，卻發覺由於標點符號的不同標示，其意思便出現偏差。

修智：原本翻譯過來的佛經，都沒有標點符號的，就像古漢文一樣，為了方便大眾的閱讀，以標點符號標示開來，但由於標示的人未必完全消化了內容，又或者對標點符號的運用未必準確，於是便出現偏差。譬如「大正藏」的標點便出現這情況。雖然如此，所謂兩者取其輕，有了標點符號的經文，還是方便了大眾的閱讀。

青楓：說起來，令我想起「心經」一文，在標點符號上也看過好些不同的版本，印象最深刻的，是那個「故」字，在通行的版本上，我們看到的是「……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

無罣礙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……」但有個別的版本「故」字是放在標點符號之後，於是成了：「依般若波羅蜜多，故心無罣礙，無罣礙，故無有恐怖……」這如何是好？

修智：這一則例子倒沒有什麼大不了，「故」前「故」後，祇不過是一個「因」，一個「果」的問題。

青楓：是的！這個在標點符號的「故」前「故」後，意思真是殊途同歸，看來我們的漢字文化也頗有意思。

修智：我總覺得，如果今天有人把佛經裡的標點符號從新校注整理統一起來，那真是功德無量。



賞花

當我們提到插花藝術，很自然會想到日本。一如我們說「茶

道」，同樣是指日本。儘管茶在中國有悠久歷史，它有十分講究的品茶之道，但中國有的是「茶經」，少說「茶道」，從實際出發，欣賞的是「茶」本身的實用價值，當然其中也包括了一份精神上的享受，但這種「精神食糧」總離不開茶本身的品嚐。可是日本呢？它完全可以不以「茶」論「道」，「茶道」之茶，也不過是一個導引，一如「花道」之花，實際上是通過那一連串的动作而達到一個他們認同的「精神之境」，這是在享受或者說是在學習體會那過程，與「茶」或「花」無直接關連的。

不喜歡所謂「插花藝術」，尤其是日本的「花道」。好好的鮮活花朵，硬生生地把它剪下來，然後又配上一些同樣剪裁得七零八落的枝枝葉葉，拼湊起來而稱之為插花藝術。我一向不喜歡這造作（一如不喜歡所謂「美食」），說插花藝術也好，說「花道」也好，無非是一種矯情，甚至可以說是「無情」，人家好好地

生長在泥土裏或者養活在水中，你，為了人類自己的喜好，硬要裁剪下來，把人家鮮活的生命截了，這朵花的生命力到此為止，它祇會日漸萎縮，用人的語言來說，那是「苟喘殘命」。我從不供花，不會在家裏擺放甚麼瓶花的，倒是農曆新年前，「養」一盆水仙，看它的成長過程，也是對生命的一份欣賞。

日本的「花道」，究其源起，本來是很有意思的，一些僧侶看到地上有凋落的殘花，心生憐憫，雖不像黛玉的葬花，但也把其中一些形態可人的「殘花」執拾起來，再加上一些枯枝枯葉，用一個盛上清水的瓶子把它供養起來，——這才是真真正正的供花、真正的插花藝術，如果稱這樣的插花為「花道」，真是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了！

原意很好，很有意思。據說，這些在僧侶調理後的「殘花」，擺放在廳堂上，不但添增了美感，也很受來訪者的尊敬，來訪者不但向這主人行禮，更是先向這瓶「殘花」致以敬意，那表示對生命的致敬！大抵日本的「花道」是由此而來，慢慢地演變成民間的插花藝術，更像武林大會那樣名目巧立地出現各種各樣的流派。

佛前供花，請不要盲目地說甚麼「有花堪折直須折，無待花過空折枝」！





菩薩

菩薩全稱為菩提薩埵。菩提名諸佛道，薩埵名眾生，或大心，是人諸佛道功德盡欲得，其心不可斷不可破，如金剛山，是名大心。

有大誓願、心不可動、精進不退，以是三事，名為菩提薩埵。偈說：

一切諸佛法 智慧及戒定 能利益一切 是名為菩提

其心不可動 能忍成道事 不斷亦不破 是心名薩埵

自覺復能覺他，是名菩薩。必當作佛，是名菩薩。

菩提名漏盡人智慧，是人從智慧生，智慧人所護，智慧人所養故，是名菩薩。

發阿鞞跋致心，從是以後名菩薩。若離五法得五法，是名菩薩。所謂離三惡道，常生天上、人間；離貧窮下賤，常得尊貴；離非男法，常得男子身；離諸形殘缺陋，諸根具足；離捨喜忘，常憶宿命，得是宿命智慧，常離一切惡法，遠捨惡人，常求道法，攝取弟子；如是名為菩薩。從種三十二相業已來，是名菩薩。

菩薩布施，檀波羅蜜滿，一切能施，無所遮礙，乃至以身施時，心無所惜。

菩薩持戒，尸羅波羅蜜滿，護持淨戒，乃至捨命，不犯禁戒。

菩薩忍辱，羼提波羅蜜滿，若人來罵，撻捶割剝，支解奪命，心不起瞋。

菩薩精進，毗梨耶波羅蜜滿，若有大心勤力，定心不懈。

菩薩禪定，禪那波羅蜜滿，於一切禪定中得自在。

菩薩智慧，般若波羅蜜滿，菩薩大心思惟分別，照見諸法實相。（《大智度論》研習之十四）**釋修智**（妙法寺住持）



正身安樂行 之二

『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？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長；不親近諸外道、梵志、尼捷子等，及造世俗文筆、讚詠外書，及路伽耶陀、逆路伽耶陀者；亦不親近諸有兇戲、相掬相撲，及那羅等種種變現之戲；又不親近旃陀羅，及畜豬羊雞狗、畋獵漁捕，諸惡律儀。如是人等，或時來者，則為說法，無所希望。又不親近求聲聞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亦不問訊。若於房中、若經行處、若在講堂中，不共住止。或時來者，隨宜說法，無所希求。文殊師利！又菩薩摩訶薩，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為說法，亦不樂見；若入他家，不與小女、處女、寡女等共語，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，以為親厚。』

——《妙法蓮華經·安樂行品》

修「正身安樂行」的一乘行者，其次亦須在「菩薩親近處」安住。

菩薩親近處是指行者親習接近之處，分為「三類因緣」及「三種學處」。

一、首先必須遠離「四種惡緣」。菩薩不應親近：（1）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長等一時有權勢之人，世緣深重，不盡合道。（2）外道、梵志、尼捷子等，及造世俗文筆、讚詠外書之人，自執錯見，互相諍論，不應真理。（3）表演兇戲、相掬相撲，及種種變現幻戲之人，耽著逸樂，敗壞善業，擾亂心性。（4）旃陀羅屠夫，及畜養豬羊雞狗、畋獵漁捕，造諸惡業以為生活之人，接近他們則易滋黑業，增長惡緣。

二、其次必須遠離「劣友諸緣」。菩薩不應親近只是尋求聲聞乘的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亦不必問訊作禮，也不與他們同在房中、經行處、講堂等處，共住行止。因初發心的菩薩志願未堅，與樂求小果之人相處，易受轉移退心，或起諍辨衝突，反礙進修，是故不應親近。

三、繼而必須遠離「長染諸緣」。菩薩不應於女人身相上存有貪欲想而為說法；若有緣須入女人之家，亦不應與小女、處女、寡女等共語，事涉譏嫌，恐遭謠謗。五種不男之人，性多雜染，與之親厚，自害道心。以上諸人皆非法器，徒然增長不清淨法，於道無益，是故亦不應親近。

以上三類，皆為菩薩行者所不應親近之處。雖不親近，若有來者，則亦應隨宜說法，攝受度化，但一點也不會希求他們的利養讚譽。（《妙法寶藏》之五十）

釋素聞（妙法寺秘書）



烏雲背後有陽光

有位教授正在準備他明天講課的教材，可他的小兒子卻在旁吵鬧不休，要爸爸帶他出外玩。

教授無可奈何，便隨手拾起一本舊雜誌，把雜誌後面的一幅世界地圖撕成碎片，丟在地上。然後對兒子說：「如果你能拼好這張地圖，我就帶你出去玩。」

教授以為這樣會使兒子花上整整半天的時間，那麼他自己就可以靜心工作了。

但是，不到十分鐘，兒子就敲開了他的房門，手中拿着那份拼得完完整整的地圖。教授對兒子很快就拼好了這幅世界地圖感到十分驚訝，便問：「孩子，你怎麼這麼快就拼好了地圖？」

「噢！」兒子說，「這很容易，爸爸。在地圖的背面有一個人的照片。我就把這個人的照片拼到了一起，然後把它翻過來。我想如果這個人拼對了，那末這個世界地圖也就能拼出來了。」

教授微笑着肯定了兒子的判斷，帶他去鄰近的公園好好玩了半天。並且對他說：「謝謝你！你替我準備好了明天教課的好題目：換個角度看問題，問題就往往容易解決多了。」

看到烏雲時也要看到它周圍的光邊。光邊表示烏雲的背後就是陽光。換個角度或方向，你可能會看到光明的一面。

李焯芬（香港佛教學院院長）



「禪步」的思考

每個人的思考情態不同，有人喜歡靜寂的環境，靜靜地坐着；有人則無所謂地在熱鬧中也可以安詳地陷入沉思。

思考問題，有人喜歡邏輯性的，條理分明地整理思緒；有人則剛好相反，不在乎什麼邏輯，靈光一閃，抓着那一閃的靈光便把問題天馬行空地想起來。

美學家宗白華先生有著作《美學的散步》，他是從「散步學派」思考方法借用過來的，且讓我引用宗先生《美學的散步》裡一則話——

「散步是自由自在，無拘無束的行動，它的弱點是沒有計劃，沒有系統。看重邏輯性的人會輕視它，討厭它，但在西方建立邏輯學的大師亞里士多德的學派卻喚做『散步學派』，可見散步和邏輯並不是絕對不相容的。……」

散步是無拘無束的，把自己放鬆，在放鬆的精神狀態下去思考問題，這較容易出現「靈光一閃」，說不定還會有突破性的想法。

其實，我們對「禪」的看法，也是頗近似這種「散步的思考」。到了今天，我們更強調「禪」那無拘無束的特性，說「坐禪」也好，說「行禪」也好，那行、坐、住、臥等等無非都是一種協調的輔助動作，與禪本身無關，一如我們吃飯，你用碗，用碟，甚至用手抓着來吃也無所謂，重要的是在「吃飯」而不在使用的工具上，所以，我認為「禪意的思考」與「散步的思考」實有異曲同工之妙，都是一種輕快、適意的思考方法。可以把「行禪」稱為「禪步」，說是「禪步的思考」如何？

「禪步」與「散步」還是有所不同的。散步是放鬆心情，以漫不經心的態度去漫步。「禪步」呢？大抵與「散步」的最大分別是它加進了淨慮、淨思，不僅把身體放鬆，也同時過濾了思緒，淨化了心胸才去思考事物。

我曾經介紹過——香港島有一條禪修之路，那是從中環到上環的行人天橋，祇供人行，沒有車輛，在人來人往中，在熱鬧外境中，你可以身心空淨地禪行半小時。其實每一個角落都是「禪修之路」，你心中有禪則可。

把身心空淨了（無所住）然後漫步思考，我稱之為「禪步的思考」，這本身也是生活的美學。「散步」與「禪步」並不一定是「走在路上」，祇是借用了這兩種步行的「特性」吧。

陳青楓（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）

空海因緣 弘法無間

走訪空海紀念苑

攝影・撰文：林自楠



空海紀念苑密法歸華堂

自從中國著名導演陳凱歌宣布開拍日本作家夢枕獃的玄幻著作《沙門空海》後，空海和尚的傳奇故事，馬上在年輕人世界泛起漣漪，潮人追查追捧，偶涉佛門，也算是弘揚佛法的機遇。

前往海南島三亞禮佛觀光，在南山文化旅遊區禮訪了各大寺院，處處金碧輝煌，香火鼎盛，人山人海，卻偶然步入清幽園林，白塔石燈，清泉綠樹，本來

一身塵垢，酷熱燒心的感覺，頃刻消除。

然後，便看到弘法大師空海和尚站在眼前。

當然，說的只是他的雕像。

年輕造型的空海和尚雕像，屹立於「空海紀念苑」門前，昂首望向遠方的三面觀世音巨像，據說，他所望的方向，正是他的故鄉日本，他一生的心願，就是將佛法遍傳扶桑，而他也不負宏願，將唐代密法帶到日本，成為一代宗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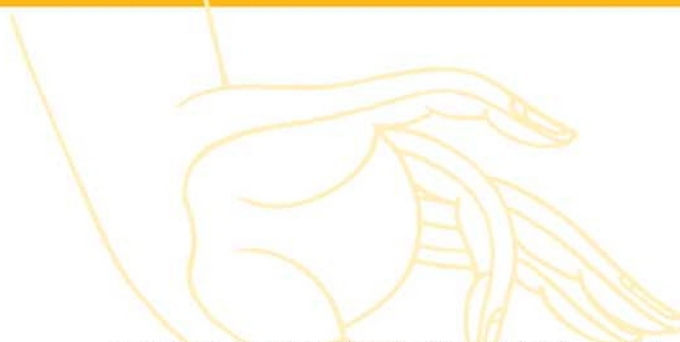
空海紀念苑由香港某玄學家建贈予南山寺，佔地4500平方米，建築風格以日本庭院為藍本。日本建築受到古代中國唐宋文化影響，在中日融合下，發展出其獨特的「山水庭」建築特色，利用色彩層次，植物配置，和石山小池等精緻優雅的設計，如月牙池和石燈籠，將大自然的山水概念，縮影在細小庭院中，而庭院內一石一水，皆有深意。

空海紀念苑沿著外圍道路，直至入口，共豎立了108盞白色石燈，燈代表六波羅蜜中的智慧波羅蜜。入口兩側的方柱，雕刻了大日如來、四方四佛、八寶吉祥、十二神將及他們的梵文種子字。

苑前築有石橋，石橋由三部份組成，分別是兩邊的「金界橋」（代表金剛界）、「胎界橋」（代



手抱琵琶的弁才天，背後是三十三觀音碑。



表胎藏界)及中間的空海像(代表真言宗)，橋面上雕刻了蓮花紋飾，石欄柱間，雕有密宗法器及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梵文名號。而中間莊嚴的空海像，更是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字體所組成，藝術感強烈，更顯異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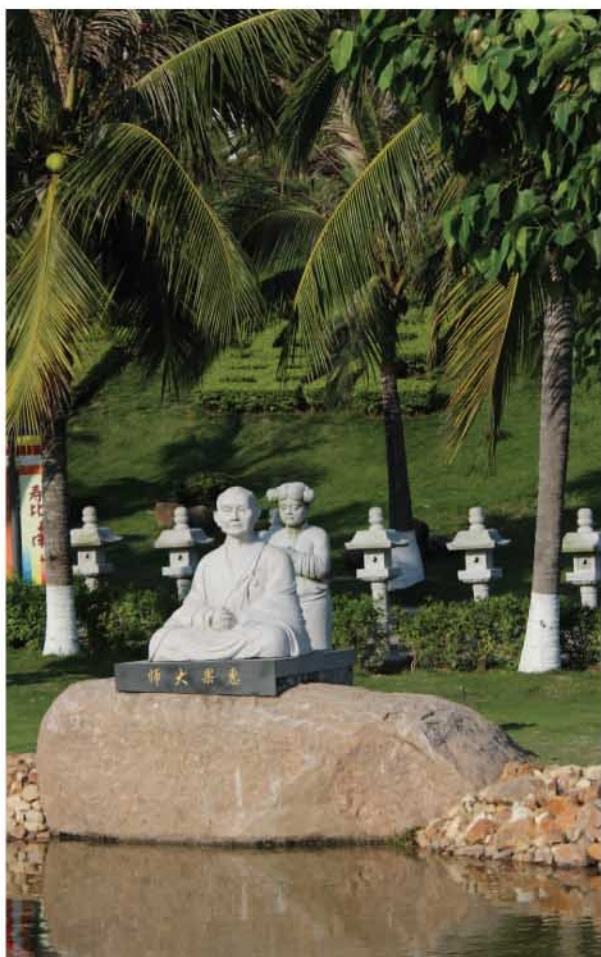
最吸引遊人目光的，當算是手抱琵琶的純白色「弁才天」石像。弁才天原是印度恒河的女神，代表了美貌、財富、音樂和辯才。弁才天流傳到日本後，與毗沙門天、大黑天、惠比壽、福祿壽、壽老人及布袋和尚，成為日本民間的七福神信仰。

弁才天身後的小樹林，豎立了三十三觀音石碑，碑上刻有三十三位不同法相的觀世音菩薩像。包括如意輪觀音、聖觀世音、十一面觀世音等等，妙相莊嚴，十分值得欣賞。

紀念苑主建築「密法歸華堂」的左前方有一洗手亭，供奉拜者洗手漱口，清淨身心後，才到大殿禮拜。「密法歸華堂」是日本傳統社殿建築，主要特色為特大屋頂，塑造樸素而莊嚴的氣勢。

堂外周圍列了八十八個蓮花石雕，蓮花上刻了日本四國八十八靈場各寺院的名稱，寓意順逆走一圈，便等同參拜了四國八十八靈場。

堂內主要供奉了大日如來、不動明王、如意輪觀音、孔雀明王和空海和尚，堂內的設計甚富日本



空海和尚的中國師尊：惠果大師石雕

寺院色彩，屋頂以「綱目斗拱」呈45度角；搭接連成一片完整支架，支撐屋頂，既華麗亦實用，更有防震的功能，是唐代寺院的主要建築特色，可惜此道場為私人密院，所以當日緣份只能參拜，卻無緣拍攝，供諸同好。但苑內環景優美殊勝，各位若有緣到南山，何妨一遊。

空海和尚小傳

空海和尚，諡號弘法大師，俗名佐伯真魚，出生於日本四國的貴族家庭，自幼聰敏，熟習中國文化及儒、釋、道三家思想。二十歲落髮出家，於中國唐順宗永貞元年成為日本的遣唐僧，在長安一帶四處參學，並隨印度僧侶學習梵文，及後於青龍寺得到唐密宗師惠果大師傳授密法。

弘法大師一生充滿傳奇，天文地理建築書法醫藥，無一不精。他在東歸日本後，於高野山開創了真言宗，被尊稱為日本東密高祖。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同就是他以三年時間於四國環島參拜，以為日本祈福，他所到之處，建立八十八所寺廟，即「四國八十八靈場遍路」，現時仍是日本佛教徒的巡拜聖地。

「佛詞」簡介

邪魔外道

「藥師經」有曰：「又信世間邪魔外道，妖孽之師，妄說禍福。」

今天，我們言談裡很多時都會用上「邪魔外道」一語，其意跟原本一致。

不過，佛教裡的「魔」，好些時是指「心魔」，妨碍修行便是心魔作怪。佛教以外的宗教，稱為「外道」，這本沒有低貶之意，祇作內外之別而已。「邪魔外道」一旦連起來成一詞語，那就解作「心術不正」。

騎牛覓牛

打工仔對目下的工作不甚滿意，便有「騎牛搵馬」之舉。（搵，廣東話，「覓」之謂也。）相信「騎牛搵馬」一語，是從佛語「騎牛覓牛」轉化而來。「景德傳燈錄」記載：大安禪師問百丈懷海禪師：「如何學佛？」懷海曰：「大似騎牛覓牛！」即是說：你本身已具足，還向外尋求什麼！」

所謂「本身已具足」，即「即心即佛」，每個人自身都具有佛性，尋求「佛」是向內心尋找，不必向外追求，向外尋求無疑是「騎牛覓牛」。

森羅萬象

「五燈會元·卷一九·白雲守端禪師法嗣」中有一句：「乾坤大地，日月星辰，森羅萬象……」

何謂森羅萬象？森羅，指樹木眾多，簡單地綜合的說一句：森羅萬象便是形容世間萬事萬物的種種色相。

何謂「色相」？即是有形物質，像「心經」裡說的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——這個「色」字，指的是物質。「人間色相」，也祇是指人世間裡的種種形態事物。再深入一點說：人間色相也可以從人的內心世界裡說，譬如我們對名利權勢，儘管這都是人間的事事物物，但這些不都是從內心世界出發嗎？——心有所思而造出一些事情來；同樣地，外間的種種反射到內心世界去而起變化。

這些內內外外的「色相」，真是森羅萬象，小心處理。

「七手八腳」、 「打成一片」

「七手八腳」、「打成一片」短短一句說話，居然出現兩個成語，可見佛詞與世俗是多麼融合相處。

什麼「短話」如此厲害？宋代釋普濟在「五燈會元·卷二十」裡說：「上堂七手八腳，三頭兩面，耳聽不聞，眼覷不見，苦樂逆順，打成一片。」這裡，最少有「七手八腳」、「打成一片」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說的話。

我們從上述這一節「短話」，更可以發覺它影響「世間語」已到了「無語不是」的地步，譬如：「三頭兩面」，使我們聯想起「三頭六臂」；「耳聽不聞」不就是「充耳不聞」麼？「眼覷不見」是「視若無睹」，「苦樂逆順」，讓我們想到「逆來順受」。

再說回本文引用的兩詞：

「七手八腳」不用解釋了；「打成一片」除了有和諧相處的意思外，還有更深一層次的理解，譬如「無門關」說的：「久久純熟，自然內外打成一片。」乃形容修持已到了一定境地，有高深表現了。

內心的爭鬥

「內心」這個心，你說是複雜的也好，說是簡單也好，全都是看你自己怎樣「對待」。

簡單、澄明、不染塵，這當然十分之好，但誰能做到？出家人嗎？恐怕出家人亦百中無一，否則，佛門裡也用不着有那麼多「戒」。——戒，就是為了盡量使心之深處澄明、簡潔。

我們的內心世界，就好像打翻「五味架」，一天之內，甜、酸、苦、辣、鹹，五味俱全。心念一起，「味」隨而來。佛門有一名稱：「十法界」。

何謂「十法界」？即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、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。

好的、壞的；絕好的、極壞的都有了，我們不妨靜心思考一下：是不是一天之內這十種行為表現都有可能湧現？所謂「一天之內」，祇是個形容詞，形容「無時無刻」吧？我們的內心世界既有美好的菩薩心腸（所以說「即心即佛」），也有貪、瞋、癡等各種各樣的不是之處，這才是人的真本性。如何「除暴安良」，佛陀說：「以戒為師！」

不俗

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，卻又往往忽略了它的重要性。什麼話？

——「不俗」兩字。

「能够有這成績，不俗！」

「人生能得溫飽，不俗！」

「你這把年紀，有這樣的體質，不俗！」

「不俗」成了常用語，也許與「不錯」的意思接近，但細想一下，這又比「不錯」勝上一籌，為何不索性用「不錯」而用「不俗」呢？那是因為有更好的意思。

這個「俗」字是庸俗、低俗之意，與「通俗」的

「俗」在字意上有所不同。

我們經常說「不俗」，不就是經常地提醒我們：做人做事不要庸俗化，不要弄低級趣味嗎？有些「低級趣味」偶然地說說做做無傷大雅，也還可以說是什麼「生活情趣」，但過於投入，則把自己也「往下流去」了。

現代書家林散之先生說：「要讀書，讀萬卷書才能不俗；變換氣質才能不俗！」

佛學裡也有不少做人道理，真正用心去多看多想，能夠讓我們時時警惕「不落俗套」，那就「不俗」了！

何處是岸

很多佛門寺院都寫有這四字——回頭是岸。

我們平時勸一些做錯了事的人，也會說上一句：「回頭是岸！」

當人生站在「十字路口」時，也許會茫然問一句：「何處是岸？」佛語裡有：「此岸、彼岸。」——彼岸，可以理解為得到般若智慧，開悟了，到達一個新的人生樂境。

既然彼岸是「智慧樂境」，則又為什麼說「回頭是岸」？豈不是打回原形？——不是，也可以說「是」，是與不是視乎你對「岸」的看法。

很多的是是非非、紛紛擾擾，無非就像我們把一隻船

「撐」開去了，越「撐」越遠，蕩向一個紛亂的「無知世界」，這時候你猛然醒悟，立即掉轉船頭——回頭是岸！

我們內心的「岸的世界」原是一個簡約、澄明、質樸的美好世界，但我們抵受不住花花綠綠的誘惑，眼花撩亂之下，一時間迷失本性，誤醉紅塵。

寫至此，想起蘇大才子東坡居士那首禪詩——

廬山煙雨浙江潮

未到千般恨不消

及至到來無一事

廬山煙雨浙江潮

大抵這也可以說「回頭是岸」。

趙少昂・大師的胸襟

有一則畫壇故事，是陳棧文先生告訴我的，默默地記在心頭，不時翻出來思考一下，咀嚼一下，令自己有一股推動力。

話說有一天，嶺南派第二代的四大家聚首（四大家者，論年歲排列是趙少昂、黎雄才、關山月、楊善深）。陳棧文是楊老師的大弟子，陪伴在側。就在這席上，他聽到少昂師伯激動地說：「我已經二十年沒有寫畫啦！」此語一出，大家默然。

那些日子，趙少昂先生不是畫呀畫的畫了很多嗎？怎麼說「二十年沒有寫畫？」原來，他一九四八年從內地來到香港，而子女們都仍舊在內地，過去幾十年內地運動不絕，「反右傾」、「大躍進」、「人民公社」，隨後又文革掀起……文革完了後，子女及孫兒們才有機會紛紛來港與他團聚，一家人齊齊整整在一起，趙伯當然很開心，但兒子及孫兒們也得從新

適應生活，在他們來說固然是一個很大的生活考驗，在趙老師來說更是一副沉重的生活擔子。正如日前與他的孫女玉華談到她爺爺時，她也說：「我阿爺當時很辛苦的，內內外外十幾二十人可以說都是靠他一支畫筆生活。」

玉華說來也眼睛紅紅的，大抵她在回憶阿爺當時的情景。也許這一點原由，趙伯的子子孫孫們都很爭氣做人！

趙師說的那一句：「我已經二十年沒有寫畫了！」你看背後是一句多麼心酸的話。自從聽了這一則故事後，我再也不說「趙少昂晚年停滯三十年」。

他忙於教學，忙於為賣畫而寫畫，哪有時間做自己的創作？作為一位畫人，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內心的那份淒苦。

儘管如此，在做人處世態度上，趙少昂先生有



“嶺南畫派”四大家（左起）：
楊善深，黎雄才，趙少昂及關山月

不少動人感人的地方值得我們好好學習。以下兩則「趙伯的生活點滴」，都是棧文告訴我的——

趙少昂的客廳，掛什麼畫呢？是前人的精妙作品，還是他自己的傑作？都不是，原來趙師客廳所擺放的唯一一幅畫，是他的學生歐豪年的作品，在自己的客廳掛上學生的畫，你看趙少昂先生有多大的胸襟，也可見得他是如何重視愛錫自己的弟子。

另一則真人真事同樣反映出趙伯的人格。他看到師弟楊善深先生的弟子曾志鑾寫猴子寫得好！十分欣賞，他居然可以說出這樣的話：

「善深呀，我與你寫的猴子都沒有志鑾寫得好！志鑾呀，你就不要做西藥推銷，專心寫畫吧，我包起你！」

你看，你看！曾志鑾並非他的弟子，但他覺得對方是難得人才便不會有什麼計較了，這就是大師的胸襟。



上圖：少昂大師的「符號畫」——鳴禽；下圖：寫於1988年的「六根清淨圖」。

楊善深大師

山水畫裡的人物造型

對藝術的喜愛，果真是見仁見智的，有人喜愛楊善深老師畫裏的人物造型，也有人很不喜歡。對於楊師之畫，看來感受最極端的便是他的「人物」。

在楊門畫系裏，人物畫並不是最突出的，但他的人物卻有可談之處。同意陳棧文師兄的說法。他說：楊老師的人物是從石灣公仔而來，你留神看看，那些人物造型都很石灣的。不過，有點必須說明，我指的是早期的石灣公仔，那是很樸素的，是真正的土里土氣、地地道道的「土藝術」。後來的石灣公仔變了，講究人物的比例，包括五官位置，

比較「標準化」了，這便失去早期石灣公仔的質樸，而楊老師所吸收的，正是早期石灣公仔的造型。

我是同意棧文師兄這看法的，不過，從楊師人物畫上更看到另一面，而且也重重地影響我在山水畫裏對人物的放置。我認為楊善深老師的「山水人物」有很濃厚的文人感覺。簡單的造型，融合在天地之間，容身於山水之間，便有一股說不出的文人氛圍。他山水畫裏的人物，不僅可作為一種比例——小小的人物，可烘托出大山大水。曾經有評論



楊善深老師這幅山水作品，十分動人，也充分表露出他的「山水風格」。這些樹的「符號」是典型「楊家山水」；虛虛幻幻的感覺，把嶺南派渲染發揮得淋漓盡致。騎驢者與一書僮，這同樣是楊師的「山水符號」，本作品更有頗強烈的一大一小、一虛一實的對比結構。

說：「楊善深在山水裏把人物寫得那麼細小，是為了顯示人在大自然大環境裏的謙卑，是顯現人之渺少。」的確有一份謙卑的感覺，但說「渺少」則似乎是多了一點作者他自己的主觀意識吧！

很喜歡看楊師寫的「小驢小人物」，這裏的「小」，是指放在山水畫面裏的位置。往往在山山水水間，在一個不大顯眼的角落，你看到有人騎着一匹小驢，在小徑或者小橋上慢慢行走，很「印象」的寫法，但從你的聯想裏卻可得出很多趣味，趣味裏又不離那典雅之情。再說，這小小的「一人一驢」，可能是整幅畫的焦點，是所謂「畫眼」之所在。

我的山水畫，畫友說文人氣息較重，其中一個關鍵點，也正是承傳了楊師這特質。

（此文摘自陳青楓近作《楊善深的藝術世界》一書）



把一幅山水畫裏「小驢小人物」部分放大起來看，我們可以看到楊師細緻描寫功夫，人物造型特佳，充滿趣味。



狗的「靈性」

在一個「佛教篇」裡看到的小故事，讀後也感受到這其實也是人世間的故事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時有發生的類似情況。好，先來讓我轉述一下這故事——

話說有一位農夫，妻子在分娩時不幸難產去世，他獨力撫育小兒，但又要務農去，如何是好？幸好他有一頭「懂性」的家犬，居然可以口啣奶樽為他的小兒餵奶。

一天，他幹罷農務回家，赫然見到這頭平日搖擺着尾巴、樂乎乎地歡迎他回來的家犬，渾身是血，靠在牆邊喘氣，他又見到衣服染滿鮮血的小兒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。這下子，可令他大驚失措，非常憤怒，拿起斧刀猛劈這頭家犬：「你這畜牲怎麼這樣凶狠，把我的小兒咬死呀！」一連十餘刀，這頭本已傷痕累累的家犬就此死了！就在此時，農夫聽到小孩哭聲，原來他兒子沒有被狗咬死；就在他抱起小兒之際，發覺桌底下正躺着一頭同樣渾身是血已死的野狼。

此刻，他明白是怎麼回事——原來家犬為了保護他的兒子而奮不顧身與那頭野狼搏鬥。農夫自己不問情由，情急之下把這頭救主的義犬殺了。他頓時捶胸，但後悔已晚，已無補於事。

這是一個看來很普通的「義犬救主」故事，但故事的背後卻讓我們深切反省

——很多時候我們之鑄成大錯，祇不過是一時沒有深思熟慮的魯莽行為。

我們聽過不少「義犬救主」的故事，也聽過不少有關犬隻具靈性的故事。以下一個「故事」，不是聽來，而是我的真切感受，也由此而認定了犬隻的確具有一點「類似人性的東西」。

筆者旅行，住在親戚家裡，他養有的一頭黑狗，平時一聽到門外腳步聲便立即從窩裡跳出來，搖頭擺尾地等門打開，歡迎主人回來。這天，奇怪，我們回來了，他哼也不哼、動也不動地壓坐在牠的窩裡。是怎麼回事？後來才發覺，原來牠收藏了一個膠袋，牠用屁股緊緊地壓坐着。這個膠袋本來是放在櫃面上，盛了幾片麵包的。這狗把膠袋拉扯下來，吃掉了麵包，又怕主人回來「興師問罪」，於是索性把膠袋藏在狗窩裡，自己坐上去壓着，牠以為這樣便可以「過骨」。你看，原來狗也會有這種想法。要不是親眼目睹還不大相信呢！此後，我對狗有「靈性」這問題不再懷疑了！

——牠偷了食，知錯，知「衰」，但又傻乎乎地以為把膠袋藏在窩裡用自己的屁股壓着便「神不知鬼不覺」，真有趣！

佛書常說：「動物也有佛性。」信焉！

意

象

之

間

觀尚畫會2012年作品展

參展者： 歐陽詠梅 梁烈鈞 霍雪屏 簡志雄
黃碧仙 溫啟麟 關家玲 林培珍

展覽地點：香港大會堂高座七樓展覽館

展覽日期：11月16日至11月22日（開幕時間：11月17日下午4時）

阿彌陀佛七法會

十月初一日至初七日 (14/11 - 20/11)

上午 9:15 至 10:15

香讚 誦阿彌陀經 讚佛偈 繞佛 止靜 迴向

上午 10:30 至 11:45

讚佛偈 繞佛 止靜 迴向 上供

下午 1:30 至 2:30

誦阿彌陀經 讚佛偈 繞佛 止靜 迴向

下午 2:45 至 4:15

蒙山施食 讚佛偈 繞佛 止靜 大迴向

願生西方安樂國 見佛聞法悟無生
不違本誓入娑婆 咸共眾生成佛道

供花／供燈／供果／供齋功德
請盡早到本寺辦事處登記為荷

陳青楓最新著作：

《楊善深的藝術世界》



本書要點有三：

一，通過楊善深老師的課徒示範與解說，真切地反映出作畫的技巧處理，具實用價值。

二，作者跟隨大師多年，以親身的學習體會，把技藝與心意融匯一體，立體地呈現出一位真正藝術大師的心路歷程。

三，承先啟後：既縷述楊大師的書畫經驗，也敘述他對後輩的引導。這一脈相承，正是中華文化的香燈延續，正如饒宗頤教授在陳靄華出版之「楊善深畫集」的題辭上說：「世之短識淺見，每慨國畫前途，鄰乎窘境，觀君所造，可以知其不然矣！」寫作本書的觸發點，也正源於此。

商務印書館出版 各大書店有售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文聯莊
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/30號恒豐大廈2樓

尖沙咀商務印書館
九龍尖沙咀美麗華酒店商場地庫

銅鑼灣商務印書館
香港銅鑼灣怡和街9號

沙田商務印書館
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2樓252號舖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石齋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20號志和商業大廈9樓

集古齋
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3樓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地下2A舖